

林說小叢書譯  
第十三編

軍事小事說

金風鐵雨錄

上卷下海

務印書館發行

士甘交種德可詭忽幸

小說  
義俠

遮那德自伐人前二册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前二册四角五分 後二册五角五分

金風鐵雨錄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

著者 英國科南達利  
述者 仁閩和縣林魏紹易

行者 商務印書館

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心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吳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金風鐵雨錄卷下

英國勳爵柯南達利原著

閩縣林紓  
長樂曾宗翬同譯

## 第一章

王方大集謀士於堂。余適至。入時衆大駭。且樂以衆方聞余身墜穿大爲余憂。見余班遂亂。府尹及二老將狂躍至余前。把余手亦不計。王在忘其所分。王亦大喜。力加慰勞。命余參入末座。曰：爾有大功。宜充議員之列。然必有列校媚嫉爾以末弁與此會。顧余知爾爲驍將。列前鋒。其職亦非小。今大勳未集。無可酬庸。但予將軍以勇爵。令拔出列校之上。以旌爾功。寡人初聞將軍噩耗。至自標佛。不圖犴獄之中。乃拔身自出。與前人所將之噩耗大異。且瞬息而至。何也。請將軍告我。以出險之狀。並標佛之所以對寡人者。寡人尤意在標佛。宜先告寡人。以此時議員中又欲予告之以敍。予乃約其語告座人。第一、龍虎山上。第二、金華山上。第三、武夷山上。至於行舟出陸道中遇威

麥。因而投書入獄。及獄中夜出。最後乃婉述公爵之言。方余言時。議員咸傾耳注意。及遇險事。座中有鬱怒肆詈者。有感喟悲傷者。有代予祈禱者。足見人人好我語終。議員又各賀我以奇遇。而於標佛之言。則尤屬意其中。或發問無次。如是者三數。余語竟。彼此木然無聲。人人如有所思。似均羨余。王忽曰。待寡人定此小將軍之勇號。是大類羅馬英雄安利西。且其所爲。又大肖阿德西。凡阿德西所能者。將軍以三日之力行之。較諸英雄西加德利。尤可云能冒險矣。然尙未如將軍之再遇險。王語已。視吉利曰。以汝視之如何。將軍在百死中。一無所懼。忠心耿然。動人可嘉也。吉利未答。王復語余曰。如將軍言。標佛果不以一字見答耶。余曰。如大王言。公心至盼吾軍。克集大勳。且義師至時。願以兵合同抵倫敦。此卽下臣奉使無狀之所得也。王曰。聞標佛公之議員。未嘗詈及義師。似言外亦言及雅各王之失德。是乎。余曰。然。王曰。果。顧吾得之。足以強吾軍。亦進師之機會也。臨標佛時。自足覩其所嚮。撒克遜曰。臣前義師至時。想公爵或不懷模棱之見。且此議員焉知大計。其心固懷兩可。惟利是從。

不言移師向布斯多乎。余卽曰。吾軍兵力似已恢張。臣在葛東巴利中見練軍已得五千。且人人爭修城堡。府尹曰。吾軍得標佛者。則是軍卽爲吾有。而此中義士又皆改正教中之人。此輩方謀以簞食迎師。即使城堅不下。吾集而攻之。城中亦必有爲吾內應者。德國老將忽斥府尹曰。汝乃狂愚。吾軍胡爲不下茲城。乃不有攻城之礮乎。彼改正教何爲。上帝又胡爲。中有人答曰。公言良然。老將復言曰。果恃內應。何名爲義師。而座中改正教之人。則又助府尹而攻德國老將。撒克遜亦頗有所左右。會中議論紛起。莫衷一是。而新舊教因之互鬭。方紛呶間。王怒曰。衆且息讐。諸公在寡人議廳之上。豈所謂朝儀。果羣公必如是者。則寡人仍歸藩服。移師向土耳其耳。良不願聽羣公之呶競。今寡人欲究問何人在是兵間爲基督教左袒。乃下令曰。布蓮威爾萃司及勳爵亨利納德三君。請勿與此議。後此寡人有令。更延將軍者始可入。餘人皆出。明日整兵北向矣。王語後。與衆鞠躬示敬。會散。王挽吉利至隱處。與之私語極久。此時議員實分數黨。有英人。有外國之人。有來自諦溫者。有來自西摩瑟者。

各分門戶。行次佩刀觸石鏘。然而改正教人亦隨其後。時人人各有宗教之爭。一至  
門外。改正教之牧師聚議如蠭。車中酒筩及糧食之困。人人皆坐。恭聽牧師演說。  
改正教之宗旨。拖東之兵。及後備兵。亦人人咸有議論。余自議廳出。狀至鬱鬱。自謂  
垂成之功。而人心不一。至是胡以克集大勳。撒克遜則蕭然若無事。自謂嘉釀將熟。  
余曰。黨派既分。衆心且渙。奈何言熟。撒克遜曰。惟爭始見英雄。種之不喬。何能出土。  
人既各執其見。攻駁之下。安得不憤。惟其憤極。方得勝著所在。且爾不聞老格林威  
爾之功。當日部曲黨派尤多。惟其有爭競之心。故勇力繼出。不肯相下。而大功卒成。  
時德國老將突過余側曰。汝英人乃大囂張。無二人同心者。言人人殊。一何可笑。惟  
吾心至服小將軍。乃能冒百死而成巨勳。余曰。吾倦欲睡。不能更報足下以詞。以鄙  
人出已數日。均失眠。特假寐於小舟。及獄榻數小時。餘均未睡。撒克遜曰。趣歸宿侵。  
晨八句鐘復至軍隊矣。余乃與二人爲別。歸入府尹之室。既至。更述遭難事。告其家  
人。後始歸寢。

## 第二章

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一號爲禮拜一之期。天陰多風雲片如積厚幕。急雨時下灑物瀟瀟然。遲明蒙茅軍門鑿築動自湯泥橋。至於沙埕連營均遵大帥號令點名既竟列隊而前。先鋒隊已迅發出東門。餘兵之序如當日入城時部署。拖東之農人隊居陣後。府尹及撒克遜卽居拖東兵隊左右之間。此軍已經小敵。礮隊夾其中。騎士衛其外。巨礮載諸陣後。以備大敵。大軍行次深有紀律。數日以來軍中頗加練習。行軍略具規模。兵數已近八千人。皆飫於飲食。身健氣壯。無戀家怯敵之心。遂隊相聯力趨泥澤。無所歛避。行次作村歌自遣。雜以俚語。齊伯司身筦一隊。隊人瓣垂其背。雨點溜其帽簷。如施老卡俾領矛兵。及余所領之鐮刀隊。人皆起自田間。疾風暴雨無憚。且耐勞苦。今行懲雨之中。其態自若。在余隊之前者爲拖東之步隊。後則輜重之車。以騎兵夾護此車行。巨陣作長蛇跨山而去。直趨山樊而下。於是憑高以待後隊。迴視故鎮。自念軍行生死未卜。或不更見此村也。隱約中尙見村人揭巾

送行者老卡俾引轡近余汗衫被馬股爲風所蕩飄然如白麾矛兵勇健力隨其後。老卡俾似有所思而余四矚風物見一線陽光破雲罅出暎射麥打連塔尖見國旗尚在塔尖飄拂衆爭以爲祥遂羣呼而前脫冠而舞作臨敵狀鼓角爭鳴老卡俾脫其汗衫納諸鞍下揚鞭疾趨而雲勢尙屯吾軍之上流盪及於峰際果使明休咎者則將謂此軍之出爲勢凶也余長日均拖泥帶水行泥深及踝天晚及橋水復收合新軍一隊並得軍實數百磅橋水本善地貿易絕盛直下通巴拖之河岸吾軍嚴守竟夜明日復發盛雨及之較昨日尤劇泥塗接天地固沮洳益以盛雨水澤漲滿瀉入道左湖中敵之騎隊阻水不能突我惟吾軍犯水行亦絕緩長日沾滯泥中雨脚沿槍桿而下馬蹄拔泥而出厥狀至艱時軍行至伊斯阿經褒多立村逾波登山遂及官道長行至阿西柯大林吹角集全軍遂傳餐草草而食食已復行雨復大至衣甲淋漓遂經比斐旅館之園囿直趨倭東雨積田汙農大失望軍行亦不之管天晚至葛東巴利村人大出迎師吾軍道行之艱得此少慰明日天尙盛雨加之陰涼吾

軍遂止於倭斯村。鎮亦雄麗。有極巨之禮拜堂。石象至精美。大類沙黎巴利所見者。而村民視改正教人。至有禮物皆賤售。吾軍歡然。此行始與敵騎遇。而大雨時止時作。薄霧開時。見小山之下。刀光映射。譏者歸言。出吾左右。均有敵騎。聞其陰謀。欲包鈔吾。後刦取輜重。撒克遜聞言。立分其矛隊爲兩旁。以衛輜車。敵騎始止。吾軍發倭斯。行二十四咪。至斐東毛勒。然敵軍刀光仍時時夾吾軍左右。迨晚次慶珊橋。去布俾。以馬登小阜。觀敵陣。步卒則停於草間。伐薪生火。或解衣就日而曬。狀甚顛頓。周身皆泥。冠亦爲雨所漬。槍皆成鏽。革韁或陷泥不能起。至跣足而行。或以巾裹其足。如是苦況。遂使吾健兒備歷軍中艱困。眼光兇露。髮短弗櫛。人咸消瘦。然握刀及槍。至謹。類似少小出自兵間者。卽以官弁論較健兒。亦不遽勝。特身入兵間。苦況共之。此時不能分析貴賤。須知丈夫宜入軍隊之中。食兵人之食。厯兵人之路。然後始不爲放言高論。以斥武人。時余之衣甲亦溼。甲鏽赤可照眼。所騎馬則拔自泥塗。刀爲。

雨濱幾幾不能出匣。惟齊伯司頗善修飾。不露窘狀。艱苦亦由吾人。不審何由淨潔至此。且振衣刷冠。噴以花露。革靴中亦不見泥滓。鞍上橫亘棒輪轉如飛。此人在拖東。余時見其弄此。而所部亦間有人如彼修治整潔。然則斯人直足與天爲難竭。盛雨泥塗之力。乃不能困其人。良足稱異。余行時。老卡俾曰。吾在家。有時稱我爲胖人。顧肉少。則堅肉重。將成爲流質。今茲吾身已不患爲流質。脫能歸者。人將呼我爲瘦。損之老卡俾矣。週身皆水。大類十月。中吾父釀酒之鐸。酒幾溢而出。美克爾今試抱吾身。作束溼狀。更懸之樹上。庶幾水盡。吾支體或得乾。余曰。吾輩被雨。想敵師之困。更甚於吾軍。爾飢餓時。當知自慰。彼敵軍之奇餒。更不如爾。爾心當可釋。然老卡俾曰。美克。吾自禮拜一起。每日收束其腰圍。已縮三四度。猶冰筋受日。逐漸而融。余曰。爾果縮其腰圍。如是之急。則我異日回告拖東之意。中人得毋爲爾焦悚。方爾被甲時。幾欲令彼女郎爲爾結甲繩。且自詡其壯碩。老卡俾曰。初厭其肥。大類貟販之夫。日惡其笨重。然炫之婦人之前。則殊佳。今汝誚我。汝究何欲。於世獨無所戀。且視此。

世界殊小。幾欲以一簣蓋之。須知彼美果忘我者。則我視之仍如天人。果吾得彼者。  
他物殊無所求。余曰。汝曾乞婚於岳氏乎。老卡俾曰。吾已陳請其父。府尹方料量彈。  
子竟未吾聽。吾第二次又言之。府尹方料矛與甲匠語。余力請曰。請丈以女孫之手。  
見予。府尹忽迴視曰。左耶。右耶。吾知其心不之屬。他日則又問之。是日適爲爾之歸。  
期。吾則極力陳請。此老憤極斥余曰。此非論婚之時。且俟王勳大集。再行告我。於是  
老卡俾沿道論婚事。邇迤遂登高阜。余遙矚見處。余下者爲亞溫河。縈轉如帶。抱叢  
林而逝。日光穿樹。樹下之河。則日光甚黯淡。稍遠者。則平疇高低不一。黍稷稻粱雜  
色交錯。麟塍間接。直至於麻溫而止。其處余右者。有碧山隱然。近於巴索處。余左者。  
則爲萌特地。勢高下少平坦。而布斯多巨鎮。隱於礮臺之後。灰色之河灣。水光淪漣。  
澹白。風帆引於其上。居吾足之下。即爲慶珊之橋。吾軍屯於草磧。薪火星星然。空中  
如結煙燄。有修途繞亞溫。直趨西摩瑟。其下則余軍騎士。方迤邐前。東翼之偵探隊  
已行。殆遼此杉木而前。直出林表。路忽左轉。余方四矚。而流電尙出雲間。見敵騎直。

趨空曠之地。絕塵而奔來。猶旋風鋼矛作青色。直撲吾偵探之隊。而隊長咸出刀。而偵探之隊遂裂。彼軍直趨大軍而來。吾軍力與之角。敵我之騎交雜。刀光上下不定。而敵騎均藍衣。少頃藍衣騎士忽狂奔而去。吾軍與之結團而戰。縱橫可百餘步。吾軍少闕。而敵騎復前。左右四突。跨籬而出。乃陷澤中。吾軍攢矛刺之。藍衣軍不能敵。二軍均有死亡呼聲。與刀聲交雜。倏然敵軍已逃。聚而吹角。收殘軍徐徐投林而去。吾軍以騎追之。而敵已渺。時日光淒黯。河流澌澌。草間人馬之聲。四徹。遙見藍衣之軍既退。有一軍官策馬獨後。似有所思。前軍疾行。此軍官仍不與之合。且引首回盼。老卡俾如有所覺。而余亦恍然而悟。乃並騎同前。老卡俾曰。趣取路出此叢林。可及彼騎。余曰。吾曹果有倅者。或得見此虜。遂鞭馬踐崗泥直下。向林間力騁。果合大道。見藍衣軍已遠。獨此軍官尙夷猶道左。面容受日而黝。鬚色純黑。騎高骨之馬。方余二騎下時。此騎士立馬相余二人。出劍匣中。亦出手槍於腰下。以馬韁啣諸口。力夾其馬。馬騰上向余二人。余奮迅而前。來騎引劍劈余。以槍向老卡俾火揚彈出。越老

卡俾而過。火光已薰老卡俾之面。顧敵刀近余。乃不能及。余力挽其腕。竟爲余擒。橫之鞍上。遂載此囚歸隊。藍衣騎隊方欲追余。余已合大軍矣。老卡俾曰。此槍洞之火。若爲余薙毛髮。余曰。敬謝上帝。爾乃不死。爾不見吾大軍已趣大路。吉利獨馬爲前敵。余今慎置此囚於大軍中。囚曰。爾果事上帝者。速斬吾首。不能受羈至此。爾之綑我。大類乳嬰。吾何以堪。且爾軍皆偷。吾胡能面彼。余曰。天下果有勇者。吾未嘗加以凌踐。汝果能授刃於我。則我可以攜手同行。囚曰。可。乃立擲其刀。余遂釋囚。整其衣從我行。告余曰。吾惟留意敵兵。故徐落陣後。適爲爾禽。老卡俾曰。君未見禽之前。騎士尙在我適至者。君將如何。囚曰。然則二君必死其一。老卡俾曰。如君言。吾輩亦殊倖不爲汝。此時因引目視余曰。吾曾見君於沙黎巴利中。非耶。吾名阿吉利。爲皇家騎士。余曰。憶之。君少頃當面吾大將撒克遜。君第須此。迨易囚時。君歸矣。囚笑曰。吾意與斷脰爲近。吾王大將斐佛亨方哮怒。必無囚可易。蒙茅王果欲得價。或以貲見贖爲可。吾身臨行間。卽此已爲收局。實則從軍之時。亦希圖得賞。甯復死戰。老卡俾

忽曰敵軍已散。胡以隱隱尙有巨陣屯於山次。余曰此步隊爲數可四五營。其後尙有騎隊。吾思王當知備。老卡俾曰王何由知。此時王方立樹陰與議員語。中有一人嚮我而趣。語未已。忽見一騎直奔余許。呼曰立者其將軍克利格乎。王傳宣請將軍與議。余謂老卡俾曰此囚汝監之。吾且與議。余言既。趣馬向王所。此時吉利倭德伯西佛加森撒克遜。何利士諸大將咸在此外。尙有十餘人。均以遠鏡觀山次敵軍。王已下馬倚樹立。義手於胸。色頗快。樹後侍者引馬環走。馬噴沫示其勇狀。神駿可愛。余近時王曰羣公聽之。由此而觀似天意初不吾佑。新集之害爲吾策所不及料者。若勞空而至。撒克遜曰此何關天正。吾輩疏忽所以至此。設吾夜來直趨布斯多。夜中已入城。胡至爲敵騎所阨。倭德伯曰吾初意良未知敵之步兵已逼我爲陣。撒克遜此事吾已預言。即拖東府尹與伯西亦一一言之。餓已破矣。歎息徒懈士心。惟圖長策力完此餓。佛加森曰以吾計之不如長驅向布斯多。成敗一付諸天。果天佑我。我卽據城而守。今雖荆棘塞途。亦須引身犯之無恤。言時衆皆謂然。咸曰上帝必臨。

我不臨敵。伯西曰。此舉愚哉。天授爾機。爾棄不取。今機宜既失。乃欲冒死出此下策。巨敵當吾前。約計可四五千衆。而吾軍所屯爲勢。復偏大河。瓦之。乃徒涉以圖圍城。嚴城據吾前。勁敵躡吾後。彼城人能開關延我。一無所疑。耶脫登陴不納。吾軍則前後受敵。此軍可以立殆。下官謂諸公所策。眞下下哉。伯西旣論斷。聞者皆息其譙。時東嚮矛光照眼。居乎山光樹色之中。王望敵憂甚。伯西曰。以將軍策之。何術足以解此困語。時以七寶之鞭叩石而語。伯西曰。吾軍若渡河。與彼相持。無待城軍之出。亦一奇策。今不審王軍。胡以坐守弗動。此何策也。果破敵師。此城必爲吾有。若一擲而敗。後亦無繼。王曰。撒克遜將軍之意云何。撒克遜曰。伯西言善。進兵爲佳。惟渡此小橋。以迎大敵。而勢亦非易。若以臣之見。不如毀慶珊橋。向南岸行。用張軍勢。因利乘便。始與之搏。倭德曰。巴索一帶隊尙未整。今已整之。如老將軍撒克遜言。沿河南行。令軍司馬出令列隊。府尹塔木兒曰。今須繞道嚮加拉斯達。揭西文小河。繞倭西斯達。入鍋洛西。轉策斯西。是間之衆。均歸心於王。王一出號令。且雲集響應。王無語久。

乃曰。此時謀臣言人人殊。寡人何能自決。惟此事關係不屬余一人。以彼忠篤之農民舉義從我。彼人禍福均寡人爲之。衆皆知責任之重矣。吉利曰。王應天順人。乃撫謙如是。真民主哉。臣深知敵軍騎士在河上絕少。橋折至易。折橋則整兵向巴索。彼固不能揭河來尾。吾事集矣。巴索去威爾西近。其中人民必簞豆迎師。王作無聊聲。曰。如將軍言。試一爲之。復曰。以衆意策之。勝敗如何。寡人晨起聞倫敦消息。獲商賈二百餘人。以爲皆改正教人。將斬之。又出令。傾國皆爲兵。令搏我倭德。曰。王舉義師。國人皆以王爲義。彼暴君何爲。簡民爲兵。適足爲眞主驅除。且辱王。固以我爲賊久之。我將賊。彼王聞言大悅。曰。安知吾輩不能僥倖以成大功。亨利當日固自以爲敗。迨褒斯倭一戰。議論始定。今羣公謀定。人各爲戰。更半句鐘。吾兵立動。老將撒克遜。以所部與塔木兒將軍爲合後。衛吾輜軍。此重要之責。輜車外。衛之以騎士。王語旣衆將各歸所部。簡卒吹角。大出令。俄頃大隊皆整。先鋒隊已向巴索。先鋒隊爲諦溫。中五百衆。其次爲西摩塞水軍。又次則拖東農兵。又次則萌澤及一帶開礮之夫。以

下依次而進。最後爲礮隊。更後則輜重。余軍爲殿。尙有騎士夾車而行。余行時。尙見斐佛亨絳衣之兵。沿河與吾同行。尙有矛兵涉河來撲。幸騎士力戰。敵不能入。撒克遜引槍迴馬厲色視之。敵兵亦不敢犯。

### 第三章

余書敍此戰事。乃大類車繞空路而行。令觀者瞓其目。今當緣事係之。以日月方審。余言之非謬。汝輩聞余敍述。尤能了了。此時軍行爲六月二十七號。至於遲明。至一村鎮。村爲佛郎姆。天復陰沈而雨。泥塗接天。顧雖如是。軍猶力前。次於倭斯俾乾。其衣襦平明。威爾西隊列於校場。王大嘉歎。以軍中修治整潔。訓練亦日進。王簡視訖。余歸隊。忽見有礦工之卒。羣集天主教堂之前。聞其同伴立於車上宣講。狀似狂獘。車中人言。旣衆譁贊。余輩雜諸人中。羣聽。車中人。兇。猶。無。匹。赤髮垂額。二睛突出。髮際。其聲。磔。磔。然呼曰。吾奚不爲救主立功。且爲神上之神行罰。吾黨胡不能自由。且吾來爲昇平來。不然。則亦不屬心於天主。今此中有偶象。殆爲巴爾之妖神。似此禮。